

【自序】

灵感的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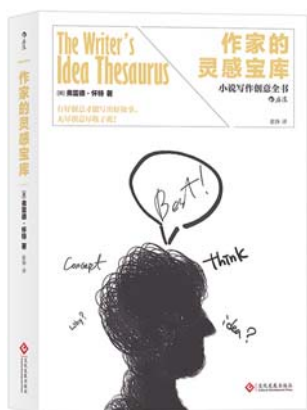
□弗雷德·怀特

虽然我们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在使用词汇,但是当我们追求精准传神的表达时,则会使用辞典来确定到底该使用哪些词语。同样,我们在生活中随时都会迸发灵感,或许可以运用这些灵感写成一个故事,或许可以创作出一部小说。这些灵感层出不穷,甚至足以让地球上的每一位作家都完成一部自己的作品。然而,要想深刻地剖析这些灵感,并把它们准确地以故事的形式写下来,却并非易事。有时候,我们的脑海里只有一个很小的灵感,但需要一个助力把这个小小的灵感完全地展开,使其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也正是即使是作家也需要一本“灵感辞典”的原因。你可以把这样的辞典当作一个灵感交换中心。

正如当哈兰·艾里森在被问到“你从哪里得到灵感”时,曾经幽默地提到一个虚构的、位于斯克内克塔迪的“信息交换中心”。但是迄今为止,市面上仍没有一本这方面的参考书。虽有一些指导书籍,但是这些书籍并没有按照不同的故事情境进行区分,而这正是《作家的灵感宝库》可以给作家提供的。本书根据不同的情境区分出20个主题,每个主题下再细分为10个类别,每个类别中又包含10个子类别。让我们看看《作家的灵感宝库》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吧!

请先允许我向你保证,我并不会从现有的文学作品中,包括我自己出版过的作品中,借鉴任何情节。在这些年的研究过程中,我积攒了几十个笔记本,并把它们都保存在一个大箱子里。而我要告诉你们的,正是我从这些笔记中发掘出来的。如果我把我记录下来所有灵感都写成小说,那么我很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高产的作家。我是一名已经退休了的作文老师,我会把灵感写成故事,同时,我也很愿意谈论怎样获得这些灵感及如何把这些灵感变成文字。实际上,在我之前的一本书——《从哪里得到灵感?把想法变成故事的写作指导》中,就曾谈到过获得灵感的艺术,并且提供了如何一步步把这些灵感转变成畅销小说的方法。

无论是清晨还是夜晚,灵感总是不断地涌现在我的脑海里。甚至在我不想让它们出现的时候,它们还是会不断地冒出来——在我开车、做饭、准备睡觉(我经常在深夜从床上爬起来,把灵感匆匆地记录下来),甚至与朋友相聚的时候。当然,与朋友相聚时记录灵感即使算不上粗鲁,也是件令人尴尬的事。即使如此,我仍会随身带着一个记事本,以便随时记录灵感。《作家的灵感宝库》中收录了我这些年来从无数灵感中用心挑选出来的精品。同时,我也把新近出现的灵感收录其中。另外,我真心想鼓励你们也养成这种随时用笔记本来记录灵感的习惯!因为一个灵感可以引发更多的灵感。



《作家的灵感宝库》

作者:(美)弗雷德·怀特

译者:张铮

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社

【大家】

谈谈故乡的年俗

□唐鲁孙

当年在故都过年,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一进腊月门,大家就忙活起来了。北平有一首民谣:“送信的腊八粥,要命的关东糖,救命的煮饽饽。”就是说,一吃腊月初八熬的腊八粥,就告诉您年近岁逼啦。腊月廿三祭灶王,吃了关东糖,账单子就陆续而来,您准备还账吧。一直到三十儿晚上放了鞭炮敬神祭祖,嘴里吃上热气腾腾的煮饽饽,账主子说声恭喜,不要再账,年关就算是闯过去了。这几句话虽然很普通,可是把过年的情景形容得淋漓尽致。

正月里人来客往,老规矩不作兴让拜年的空着嘴走,总要准备几样酒菜,什么酥鱼、酱肚、油爆虾、豆豉鱼、虎皮冻儿。有人过年茹素,还要有点素净菜,什么什香菜、罗汉斋、嘟噜面筋、蓑衣萝卜、芥末堆儿呀,再有素馅儿、荤馅儿两种饺子,喜欢白干来四两二锅头,爱喝黄的烫两斤花雕,也就足够宾主尽欢的了。

除夕这餐晚饭南方叫团年饭,北方叫团圆饭。无论哪一省,对这顿饭都非常重视,同时吃这顿饭忌讳也最多:

第一,家中不论有多少男丁女口,不管当晚在家还是不在家,他的那份匙箸一定要依照生次安放齐全,不能短少一份。

第二,当晚不能用汤泡饭,据说如果用汤泡了饭,出门一定碰上雨。

第三,在饭桌上无论是大人小孩,都只准说吉祥话。为了怕小孩子不懂事,口没遮拦,随便乱说不吉利的话,一般有两个方法化解:用红纸写童言无忌、万事如意,春条贴在墙上是一个办法;再不然用解手纸,在小孩嘴上擦一下,表示小孩儿说话等于放屁,就不会犯忌啦。

吃完团年饭,庭院到处都是灯明火旺,院子撒满了芝麻秸儿、松木枝儿,人一走到上面吱吱乱响,名为踩岁(碎字借音)。其实家家开门敞户,是等小叫化



《天下味》

作者:唐鲁孙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子送财神来呢,可是又怕小偷趁虚而入,撒上芝麻秸儿,就不怕小偷儿啦。

过年嘛,家里总要买点零食,什么西瓜子、葵花子、倭瓜子、糖炒栗子、大花生,再来两斤糙细杂拌儿。老人玩的是摸索儿、打什胡;小孩们玩吊猴儿、赶老羊、七添八拿九端锅、接龙、顶牛儿或是打天九。再不然玩升官图、掷文武状元筹。一般规矩人家都是拿铁蚕豆当赌本,可就是不许动真输赢,跟现在的孩子比起来,真是有天壤之别了。

北方人过年讲究吃五天饺子,五天之内不动煎炒烹炸,只能熬煮,不准生米下锅。正月初一吃的饺子并且是素馅,据说除夕一交子时就算初一,诸神下界,考核人间善恶。神仙一看这家持斋茹素,必定是积善之家,所以那一天

大家都不敢动荤,才能上邀天佑。

在南方正月初五是财神日,北方正月初二就祭财神了。祭完财神全家要捧元宝,卜卜自己的财气。所谓元宝,就是用金银钱或者小银角子一只包在饺子里,大家来吃,谁吃出来,那一年谁就财运亨通。早先从元旦起大家就外出拜年,交往多的人家,拜年要拜到十八落灯,都不算失礼。可是正月初二一定要在家里吃过元宝,才出去呢。

北方还有一个规矩,古板人家正月初一到初五要忌门。所有妇女都不在初五以前到别人家拜年,有些南方妇女不懂这个规矩,到人家家里拜年,一律挡驾。到了初六家家要接姑奶奶回家团聚,这跟有地方初二女儿回娘家、姑爷来拜年,情理是一样的。

北方对于元宵节是非常重视的,十三叫上灯,十四叫试灯,十五叫上元灯,十六叫残灯,十七叫落灯。古人说火树银花上元灯,烟火鞭炮自然是灯节必有的点缀。既然是灯节,当然是以花灯为主:各大商号细笔彩绘的大纱灯,瑞蚨祥绸缎庄整本的“唐僧取经”,兰华斋饽饽铺的“三国演义”,谦祥益皮货庄的“七侠五义”,泰昌匹头庄的“红楼梦”,都是极能吸引游客,驰名九城的。至于后门大街的冰灯,西华门北河沿泥塑的火判,这些都是只此一家,独门玩意儿。

过元宵一定要吃元宵,北方都把馅儿沾上糯米粉放在簸箩里摇,跟江浙一带用手包不一样,而且馅儿只有枣泥、豆沙、山楂、桂花几种,顶多有加奶油的。南方人有的爱吃菜肉、全肉元宵的,您要是想在北方想吃咸元宵,那就只有自己动手来包啦。

一到正月十八算是正式过完,大人小孩就都收收心,一年之计在于春,该干什么就规规矩矩干吧。

【思享】

王小波是如何“炼”成的？

□吴义勤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树上的男爵》有一个精灵古怪的柯西莫男爵。少年时期,柯西莫为逃避父亲的苛责,追求自由,逃到了树上,并在此生活直至终老。无独有偶,作家王小波也写到了一个爬上树观看野蛮拼杀的少年王二。这个树上的坏孩子,在王小波的其他作品中又化身为“绿毛水怪”的苦命情人、云南热风暴里的狂野少年、黎明荒岛呐喊求生的巨人、隋末洛阳城的数学流氓,等等,从而形成了新时期文学中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谱系——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坏孩子们”,是独立于新时期文学审美规范之外的另一种可能性。

然而,“坏孩子”藏身浓密的树叶间,观察人世百态,将沉重的反思化为轻逸的狂想,也留下了很多神秘之处。王小波是如何“炼”成的?这些奇怪的小说和杂文,与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乃至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又有怎样的联系和区别?有的学者认为王小波是王朔式反讽的继承和深化者;有的则认为王小波开启了中国新自由主义浪潮;还有的则将王小波与卡夫卡、海子甚至福柯等文学和思想资源相联系。而对王小波的文学史评价,至今争议仍很大,有的批评家认为,王小波是当代文坛堕落的反思之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王小波根本不算大作家,对中国文坛也没什么影响,充其量不过是写性爱而闻名的,后因非正常死亡而引发反响的作家。而知识青年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与主流文坛的冷淡,形成了情绪化的对峙……甚至,是否喜欢王小波,已经成为“接头暗号”。这个说法乍一听有趣,仔细想想,却有点“黑



《王小波传》(增订版)

作者:房伟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话”的嫌疑。王小波不是“文学超女”,也不是“文坛余则成”,而这些将文坛与王小波简单对立的说法,虽满足了某些愤世嫉俗者的自我想象,却缺乏学理性的说服力。

如今,这个“羞涩邈邈”的坏孩子,已经离开人间十几年了,而有关他的争议和误读却从没有停止过。如何“把王小波还给王小波”已经成了一个颇为复杂的命题。房伟的《王小波传》,给我们提供了理解王小波的一条不同路径。这本传记通过大量采访、回忆、论述等资料,加上作者的独特心得,描述了当代

最有争议性、最富才情的作家王小波的一生。该书有文化传记的宏观视野,以饱满的激情、丰富的资料和别致的视角,全面展示了王小波的生命细节、文学特异性、精神成长历程,及他与当代文化史的隐秘联系。作者以极具眼光的“叙事角度”,呈现了王小波“特立独行”的养成史,努力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小波:王小波在《黄金时代》获奖前,并未打算成为职业作家;他辞职的动机也很复杂,后来虽无固定收入,但也并非穷困潦倒;王小波甚至一度想涉足出版、电视剧编剧,甚至软件设计等行业;王小波进入文学体制的努力以及他与文坛的恩怨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这里既有文坛对他的冷漠,也有文坛精英对他的帮助。

从文学史的角度对王小波进行重新梳理和定位,也是这本传记的野心所在。那么,王小波的文学世界有什么呢?在《我的精神家园》,他鼓励读者用童心来思考问题,追求智慧和美,摆脱世俗功利的困扰,脱离宏大概念的诱惑,他能看到生命的超然与文学的意义。他想象的“人文之路”是这样的:“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王小波曾沉郁地安于“沉默的大多数”,当他开口说话,却以美和想象的“树上的世界”,对抗无趣无聊的“现实世界”。而对王小波的世界,我们能说出的,也只是一部分,他的隐秘心灵与文学理想,需要更多的发掘与考证,也需要更多的领悟与思考。只有这样,这个逍遥在树上的叛逆少年,才会从文学疆土的心灵之树上爬下,悄悄走入更多读者的心灵。